



五岁时， 我杀了我自己

WHEN I WAS FIVE,
I KILLED MYSELF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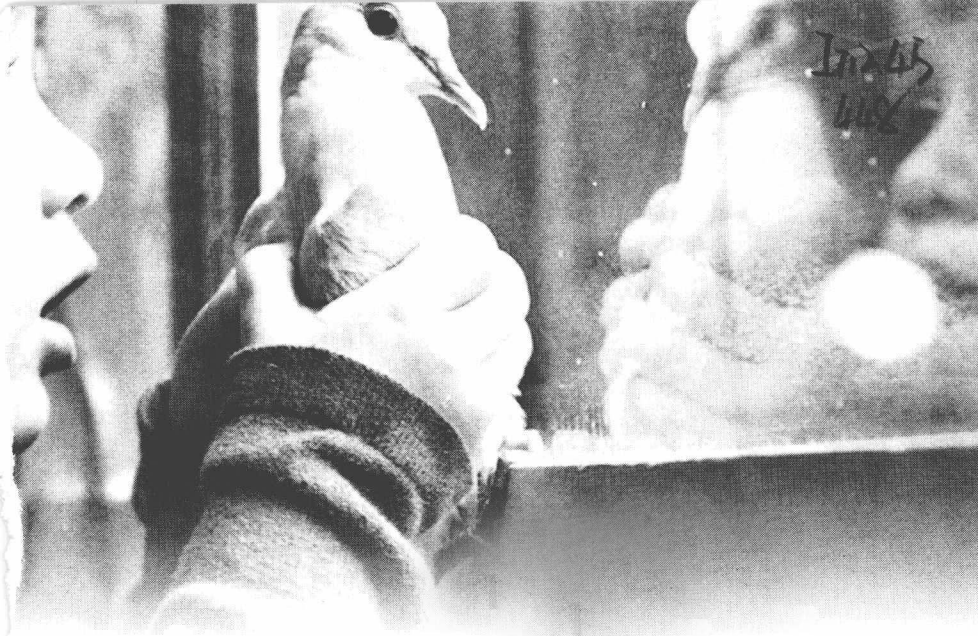
霍华德·布登/著
殷丽君/译

八〇年代以前，
法国人迷恋
《小王子》

之后，他们疯狂热爱
《五岁时，我杀了我自己》

法国销量超百万册
每十个法国人就有一人
读过此书

其实只是



五岁时， 我杀了我自己

WHEN I WAS FIVE,

I KILLED MYSELF

霍华德·布登/著

殷丽君/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五岁时,我杀了我自己 / (美)布登著;殷丽君译.
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1.7
ISBN 978-7-5057-2877-6

I. ①五… II. ①布… ②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34928号

Copyright © 1981, 2000 by Howard Bute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Young Agency.

The Chinese edition is arranged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译本由台湾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提供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1-3950

书名	五岁时,我杀了我自己
作者	霍华德·布登
译者	殷丽君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规格	880 × 1230毫米 32开 5.75印张 85千字
版次	2011年9月第1版
印次	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877-6
定价	24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-1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我在十一岁时写下了我的第一部小说。那是有关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崛起时，德国反抗联盟的战争故事；是描写两个好友被恐怖的战争和分歧的意识形态所拆散的传奇故事。这部小说情节曲折，故事引人心碎，就像我前一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詹姆士·史都华主演的电影《风尘》（The Mortal Storm）。

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这是我的人格特质之一。打从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世界亏欠了我。

你现在捧在手上的这本书，最初是1981年由美国一家著名的出版商以《小波》（Burt）为名出版。当时，出版社决定拿这本书做一次创新的营销实验，结果大受欢迎，让很多人哭得稀里哗啦。如果这世界真的亏欠我，很显然我得在庭外和解，在别的城镇和解……甚至到更远的地方和解——结果，《小波》被翻成了法文，书名就和你现在看到的一样。这本书成了众人追捧的畅销书，它

就类似法国版的《麦田守望者》。（如果你相信统计学的话，每十个法国人里，就有一个读过这本书。）强-皮耶·嘉哈索（Jean-Pierre Carasso）的译本是一部天才之作；我的另外五本小说也同样大获成功；我甚至还获得法国文化部的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。

《五岁时，我杀了我自己》原本是美国小说，是我用英文写，让人用英文看的小说。

后来有一天，一位叫做尼古拉·汉森（Nicolas Hansen）的德国出版商，与美国出版人彼得·梅尔（Peter Mayer）聊天，彼得记得他在营销实验的那段日子曾经看过这本书。也多亏了他，你们现在才有机会重新将这本书捧在手里。

和所有从十一岁起就开始写小说的人一样，在已经印行的作品里，有些东西现在我会有不同的写法。《五岁时，我杀了我自己》的重新出版，给了我这样的机会。不过我在修改时非常谨慎，这本小说里有些东西会一直不断浮出页面，是那些我不曾刻意安排的东西。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当我看到时，我就认得出来。所以我没有去动它们。

书就如同小婴儿一般。它是从你心底生出来的，一旦出生后，你会希望有人将它捧在手里。不一定要爱它，只要将它捧在手中就好。有人捧着我的书让我感觉很开心。这是我的性格。

霍华德·布登

二〇〇〇年一月，巴黎

国际媒体、各界读者感动推荐

在这个融合了心理探讨、情节进展迅速而强烈的故事之中，霍华德·布登成功创造出一个孩童的声音，相当深入而且让人信服。这艰巨的挑战也证明了他自创文体的天赋，他绝对是一流的说故事高手！

——《出版家周刊》

这本书在美国第一次发行时，成绩还不如后来在法国所造成的轰动。布登也因此一炮而红，成了法国人最喜爱的当代作家。此作在法国更被被誉为现代《小王子》，它所造成的惊人影响由此可见。而今，它再次以新的版本、新的书名在美国发行，绝对是美国读者重新认识这部珍贵之作的机会。

——《时代杂志》

布登让我们看到一个心理饱受困顿的孩子，是如何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又如何对它进行抵抗与沟通。它让人一读难忘。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

这部小说在八十年代以《小波》为名出版时，因为书名的关系，在美国书市没获得应有的反响，也未被图书馆列入成人小说书籍的目录里。然而在过去三十年，它在法国被比作《小王子》、法国版的《麦田守望者》，拥有了相当惊人的成绩与文学地位。终于，它获得了平反。事实上，这部小说不仅写五岁的孩子，也是在写我们成人——已经忘了自己曾经是个孩子的成人！

——《图书馆期刊》

这本在法国家喻户晓的小说，陪伴了无数青年读者走过成长，也是他们与下一代重复阅读、共同珍惜的一部文学名作。

——《快讯杂志》

这部小说的作家霍华德·布登同时拥有了三种身份：他既是知名的小丑布弗，也是治疗“自闭儿”的知名心理医生，亦是重要的文学畅销书作家。或许是出自这般丰富的人生经验，他才能这么精准入微地创造了这部作品。然而他的成就绝非偶然，而是来自对于孩子的真正悲悯与关爱。

——《新观察家周刊》

就像《小王子》一样，我觉得这本书要多看几次才有感觉，看完以后虽然可怜书中的小男孩主角小波，却也更可怜自己。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童年被老师或是父母训斥不可以自言自语、不可以问一些奇怪的问题、不可以胡思乱想的情况，或是其实当时

也不是胡说八道，只是小孩的想象力和眼里的世界真的和大人不太一样而已。

——吴佩慈

一本神奇的小说，不只是一位自闭倾向小孩的内心世界，更开启了窥见这个世界的不同角度。

——王浩威

没有倾听，就不会理解；没有理解，就不会爱！无法爱人或被爱，乃只有死之一途了。——让人悲伤的一本书，读后低回难说。

——傅月庵

我们往往以为越过边界变成怪物的故事如箭矢，这本书却让我们看见落叶纷坠积累的时光哀歌。

——骆以军

我在爸妈的书架上看到这本书，花了一星期把它看完。我好喜欢它。我也喜欢里面的波登，他只是被误会了。我希望，我以后不会变成书里那些惹人厌的大人！

——克莱儿，12岁，法国南特

我刚读完。很感动。哭得眼睛都肿了！如果要问我喜不喜欢？有多喜欢？我会说：假如现在发生火灾，要我只能带一样东西离开

家，我会选择《五岁时，我杀了我自己》！

——波丽，14岁，美国纽约

这本书我读过五次，从来不觉得厌倦！每次读，都有不一样的收获！我强烈推荐所有年纪比我大的人都要来读这本书，它会让你发现一个你自以为熟悉，却又完全陌生的孩童世界。

——巴斯卡，15岁，法国尼斯

如果你被塞林格的《麦田守望者》感动过，就绝对不要错过这本书！死都要读它！

——吉勒，21岁，法国巴黎

当初看到这本书，就被它书名吸引，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。但一读，才发现完全不像我当初以为的，甚至超过我的想象！它里面有些情节很温暖，有些让人看了好心疼……读到最后，我哭了。

——娜塔，24岁，美国波士顿

我在十二三岁时第一次看这本小说，后来上了大学又读了一次。它拍成电影时，我也看了。我还不算太夸张，我身边还有读过更多次的人呢！这本书真的很奇特，我很少看到这么让人念念不忘的小说。就如同很多人对它的评价，它真的很像《小王子》。

——贝阿缇丝，28岁，法国里昂

我高中时读过这部小说，到现在仍然难忘。它真的很特别！当你逐渐远离童年，经历了青春期，而至成人步入社会，你的确会慢慢失去那对单纯的眼光，看待事世时总是变得复杂，就像小说里的成年人，丑化了波登和浩西卡所做的那件事！

——辛西雅，32岁，法国

它就像一盏灯火，在你的心日渐蒙上霜雪时，提醒着你，千万别失去最初、最无瑕的心灵。

——芭芭拉，42岁，美国佛州



我在等新闻播完以后的《大力水手》。他的手腕好粗，而且到最后会变得很强壮。但是新闻一直不结束。

爸爸正在看新闻。我用手把耳朵捂住，因为我很害怕新闻。我不喜欢电视上播新闻。新闻里有想把我们埋掉的俄国人，有秃头的美国总统，还有“年度改装车展”里最受瞩目的汽车，那个车展我去过一次，还蛮好玩的。

新闻里出现了一个男人，他手里握着一个东西，一个娃娃，他把它举了起来（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有缝线，所以不是真的）。我将捂着耳朵的手松开。

“这曾经是某个小女孩最喜爱的玩具，”那男人说，“而今晚，由于一件愚蠢的意外，她死了。”

我跑到楼上，回到我的房间里。

我跳到床上。

我把脸塞进枕头里，用力再用力地塞，直到听不见任何声音为止。然后，我屏住了呼吸。

这时候，爸爸进来了，他把我的枕头拿开，伸手碰碰我，叫我的名字。我在哭。他弯下身来，把手放到我身体下面，将我扶起来，并且摸着我的头发，让我把头靠到他身上。他好强壮。

他低声说：“没事的，儿子，别哭。”

“我没哭。”我说，“我是个大男孩了。”

但我还是在哭。然后爸爸告诉我，每一天都会有人死掉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规则就是这样。接着他就下楼去了。

我在床上坐了好久。我坐着坐着，感觉身体里有某样东西不太对劲。我感觉到它在我的胃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我躺到地板上，伸出食指，指着自己的头。我按下拇指。就这样，我杀了我自己。

二

我在儿童托管住宿中心里。

我会在这里，是因为我对洁西卡做了那件事。我的鼻子还在流血，但是不痛，可我脸颊上的淤青就很痛。我觉得好丢脸。

我来这里见到的第一个人，是寇葵恩太太。我和爸爸妈妈待在柜台边时，她来看我。除了我之外，大家都在握手。我的手插在口袋里，握成紧紧的拳头。然后，寇葵恩太太把我带走了。她长得好丑，盯着她会让我想吐，年纪那么大还穿着松松的休闲裤。她跟我讲话的声音放得很低，好像我在睡觉一样。但我又没在睡觉。

她带我到卧室去。那里面有六张床，没有窗帘，没有地毯，没有更衣柜，没有电视。窗户上装着栅栏，就和监狱一样。因为对洁西卡做的那件事，我被关进监狱了。

接着，我去见纳维尔医生。

他的办公室要一直走，走过走廊，穿过几道大门，然后转个方向，就到了。他的鼻毛露了出来，看起来像刷锅子的钢丝。他叫我坐下。我坐下了。我看着没装铁栅栏的窗户，望向了窗外。纳维尔

医生问我在看什么，我说我在看鸟，但其实，我是在找我爸爸，要他带我回家。

纳维尔医生的书桌上，有一张小孩子的合照，还有一张耶稣基督的照片，我想耶稣的照片是假的，因为那个年代根本没照相机。那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有人在他身上挂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询问处”（INFO，译注：另有信息的意思），意思是你可以找他问路。

纳维尔医生坐到书桌后面。他说：“小波现在何不向我聊聊他自己呢，譬如说，他最喜欢做什么。”

我双手并拢放在膝盖上，像个小绅士一样。我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“好啦，小波，你最喜欢做什么，像是和朋友在一起都做些什么？”

我坐着，没有回答任何话。他盯着我看，而我望向窗外找我爸爸，可是我看不见他。纳维尔医生再问了一遍，然后又一遍，然后就不再说话了。他在等我回答。但是我不想说话。他站起来绕着房间踱步，然后也看向窗外，所以我就不看了。

我说：“晚上了。”

纳维尔医生看着我：“不，还没到晚上，波登，外面还很亮。现在下午才过一半。”

“小黑来了，”我说，“就是晚上。”

纳维尔医生看着我：“夜晚的名字叫小黑吗？”

（窗户外面有一辆车子停下，另一辆车子开走了。我哥哥杰弗

里，他可以说得出每一辆车的厂牌，每一辆喔，天啊。他是车子专家。但是我们在后座玩得太过分的时候，会被骂。）

“一到晚上，小黑就会到我家来。”我说，但我不是对纳维尔医生说话。我是说给浩西卡听的。“我紧紧地缩在被窝里，它站在我的窗户外面等着。它知道什么时候。它很安静，它不会发出任何噪音，和其他的马不一样。但我知道它在那里，因为我听得到它。它听起来就像风一样。但它不是风。它闻起来像是柳橙的味道。然后我将几条床单绑在一起，从窗户爬下去。离地有一百尺高喔。我是住在一座塔上，那是我家附近唯一的一座塔。

“我骑到他身上，它的马蹄声会让人以为是自行车轮轱卷到棒球卡的声音。但其实不是。是我，我骑着小黑往外跑，一直跑到没有房子也没有人的地方。那里也没有学校，倒是有个监狱，里面关着一些根本没做错事的人，我们就停在监狱墙外。四周好安静。我站在小黑身上，它身上很滑，但是我从没滑倒过。然后我翻过墙去。

“墙里面有一些士兵，他们身上戴着交叉的白色皮带，好像交通安全纠察队，只不过他们留着胡子。他们全都在流汗，所有的人都在睡着了，其中一个在打呼，就是胖胖的，对小孩很凶的那个。

“我溜到牢房旁边，那里的窗户上都有栅栏，然后我压低声音对里面的人说：‘你们是无辜的吗？’他们说。所以我用食指将栅栏的锁打开，把他们放了出来。

“正当我爬墙要回去时，那个不喜欢小孩的胖子醒过来，看到了我，不过已经太迟了。我只向他挥挥手就往下跳了。那墙有一百

尺高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。但我没死。我穿着一件披风，我把它像这样张开，风吹过来就把披风充得饱饱的，让我就像会飞一样。我降落在小黑身上之后，我们就离开了，去吃饼干和牛奶。我把饼干泡在牛奶里吃。”

纳维尔医生盯着我看。“非常有意思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不是在跟你说话。”

“你在跟谁说话呢？”

“你知道是谁。”

“谁？”

（外面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小男孩，他正在停车场边玩球，一边拍球一边大笑。他爸爸来托管中心接他回家，回家以后他可以玩真的会跑的火车。）

“小波，我希望我们能当好朋友，那种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因为我认为，我可以帮助你弄清楚你的问题是什么，然后帮助你解决。你是一个生了病的小男孩。你越早让我帮助你，你就会越早变好，然后回家。帮个忙，好吗？”

我把手叠得好好的，放在膝盖上。这是正确的坐姿。这样才有教养。不要说话。不要嚼口香糖。纳维尔医生站在我前面等着，但我没有说话，我在听托管中心的走廊传来的声音，有小孩在哭。

“我现在得走了。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爸爸来了。”

“小波，你爸妈已经离开了。”

“没有，这是特殊状况，他们回来了，有话要跟我说。他们是回来找我的，纳维尔医生。”

“请坐下。”

我站到门旁边，把手放在门把上。

“请坐下来，小波。”

我看着他。而当我把门打开一点点时，他就向我走过来。我立刻跑到他书桌的另一边。他把门关上，挡在门的前边。

“小波，你刚刚是在和洁西卡说话吗？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洁西卡不在这里。”他说。

我拿起那张耶稣基督的照片，摔到地上。我还把垃圾桶丢在上面，把它砸碎，又往垃圾桶踢一脚，然后跑到窗户边的角落。

“她在医院里。她妈妈很难过，非常难过。也许你愿意让我听听你这边的说法。”

我的喉咙开始痛了起来，痛得我快死掉了。我向他大叫：“你这个王八蛋！”结果喉咙痛得更厉害，所以我一遍又一遍地叫。我大叫个不停。

纳维尔医生走到他的书桌后面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坐下来，然后开始看着桌上的一张纸，好像房间里没有人一样。可是这里明明有人。有一个小男孩在角落里。那个人就是我。

“我必须打电话给我爸爸，”我说，“我刚刚才想到，我有话要对他说。”

纳维尔医生没有看我，只是摇摇头。